

特約撰述

台灣未來的三個劇本

Three Scenarios for Taiwan's Future —Really?

John F. Copper (康培莊)

很不幸地，那些就台灣未來發展進行辯論的人，總認為劇本不外乎朝以下 3 種可能性發展：和中國統一、法理或正式獨立，或維持現狀。我所以認為它們是「不幸」的，主要由於這些選項都非常政治化，為台灣社會和其他方面帶來嚴重的兩極化現象，甚至連維持現狀也不例外。除此之外，這些選項都面臨巨大阻力，並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太務實。更麻煩的是，似乎不存在第 4 個選項。

首先，「統一」或「再統一」，台灣人要哪一個？就連這個問題也存在歧異。對此，必須先回答一個歷史癥結：我們是否需在乎昔日或今日的中國政權曾經統治過台灣？困難處在於，無論歷史或歷史性論點皆無法解決此一問題。我們應該記得一句諺語：「力量即真理」；力量確實能戰勝歷史。

就台灣而言，這句話不啻殘酷無比。

壹、兩岸關係中的統一議題

無論如何，台灣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（自日本手中）返還給了中國（蔣介石的中華民國），但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在 4 年後擊敗蔣介石，促使後者從大陸逃到台灣。蔣介石誓言重整軍心，以便

反攻並重新「光復」中國。蔣介石厭惡中國可能分裂的想法（即使分裂在中國歷史上十分頻繁），並將統一作為其個人使命。儘管蔣介石起初覺得似乎有機會達成夢想，但後來很快便發現，他的統一大夢必須仰賴美國更多的援助或東西方的全球大戰，而這兩者都很難實現。

於此同時，毛澤東準備以武力解放台灣；其目標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統一中國。然而當毛澤東於 1950 年 6 月準備奮力一擊時，美國出手了。杜魯門派遣第七艦隊至台灣海峽，從而至少暫時終結了毛澤東的野心。

到了 1950 年代末期，台海的情勢是：兩岸在「統一中國」上水火不容，對於誰應該主導毫無共識，且技術上處於交戰狀態，只不過現實是一場冷戰（或延長戰）。地理、意識形態和美國的立場，把雙方隔成兩邊。由於美國當時身為「最強大玩家」，因此當它希望和平時，統一中國自然被束之高閣。蔣介石非常瞭解這個現實，因此他宣稱與毛澤東的交鋒是政治性，而非軍事性的，亦即共產威權和民主之間的對抗。蔣介石的政策意味著台灣將迴避「熱戰」，並把心力挹注在經濟發展上。

無論如何，情勢在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於 1975 和 1976 年去世後有所轉變。兩岸鬥爭中的個人因素快速消褪。

此後，兩岸關係的真正改變來自另一個泉源。在接手成為中國領導人以後，鄧小平實質上推翻了共產主義，而共產主義乃台灣認為造成兩岸分離的根本原因。蔣經國的認知轉變是另一個原因：他認為中國正發展為崛起中的強權，沒有理由制止台灣人民前往中國或從事兩岸貿易；除了台灣不應該疏離中國以外，蔣經國的另一想法是，獨立已成為一個比共產主義嚴重的隱患。

在李登輝（1988-2000）和陳水扁（2000-08）兩任總統中，「統一」目標大幅改變，李登輝僅視其為口惠，甚至不再使用「重新統一」字眼，至於陳水扁則是直接鼓吹台獨。

李登輝清楚理解到，中國領導人希望「重新統一」並想方設法讓台灣「成為祖國的一部分」，至於經濟乃主要戰略，因此李登輝試圖減緩兩岸貿易、投資和彼此往來的增長，他的政策是「南向」，亦即轉向東南亞，希望藉此推遲統一或使統一遙遙無期。然而他的策略並不是很有效。

另一方面，陳水扁雖公開主張脫離中國，並宣稱反對統一，然而並未嘗試減緩兩岸之間快速發展的經濟連結。由於兩岸經濟互動變得愈來愈緊密，但在政治上形同陌路，經濟和政治兩者之間的落差充滿了矛盾。

北京領導人厭惡陳水扁的獨立主張，並於 2005 年通過《反分裂國家法》，宣稱若台灣拒絕或過份延遲統一，中國得採取「非和平方式」完成統一。此舉是中國對《台灣關係法》的回應；美國官員常在支持並提供武器給台灣時引用此法。另一方面，由於解放軍支持以更強勢的態度對付陳水扁政府，《反分裂國家法》也可能是中國的文人領導為安撫軍方所做的舉動。

於此同時，陳水扁由於在統一問題上挑釁中國，以致與美國交惡。美國在 911 事件以後正大舉反恐，不希望遭到其他干擾，更別說中國也投入了反恐戰爭，此刻成為美國的盟友。最後，包括疏離中國、與美國交惡、貪污腐敗、激起族群情緒等，終使陳水扁在非常低迷的情況下結束任期。

接替陳水扁的馬英九，在 2008 年選戰中打出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的「三不」口號，同時承諾回復經濟成長（國民黨在此方面曾

繳出亮眼成績)，使他在大選中獲得選民高度支持。

雖然馬英九支持現狀，但「統一」在其任內比其最初在競選時設想的要重要許多；事實上，他耗盡心思追求統一。馬英九將統一和台灣的繁榮連在一起，認為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能帶給台灣許多助益，並在某些方面促進台海和平。但因他無力實質提升經濟，再加上政府無法有效處理颱風等自然災害、偏好民進黨的民粹勢力崛起、地方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等一連串打擊，終使增進與中國的經濟連結更像是毒藥而非良劑，尤其在 2012 年大選後，不僅民意調查結果對馬英九與國民黨愈發不利，多數台灣選民對「統一」的反感也日益增加。

結果是蔡英文及其領導的民進黨，在 2016 年獲得大勝。由此似乎顯示，當論及台灣的未來，統一已不再是選項之一，至於獨立則成為當前主流。只不過，蔡英文無論在 2014 或 2016 年選戰中，都試圖迴避台灣「獨立」問題，反而尋求維持現狀。

無論如何，中國並未放緩統一政策，而且更急切地推動。北京採取的政策包括對台灣施以經濟懲罰、取走其邦交國，並施加更進一步的軍事恫嚇。中國領導人擔心的是，一旦台灣真的獨立，西藏與新疆必將接踵其後，從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。因此，台灣拒絕統一具有重大之象徵意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的文人領導與軍方對於如何理解統一及其迫切性，似乎有不同看法。

總而言之，對兩岸而言，讓台灣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，在某個階段內曾是雙方共識，但隨著時間流逝，情況慢慢開始改變。根據 2017 年中台灣一項民調顯示，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大陸與台灣分屬不同國家，只有 14% 的人認為兩者同屬一國。幾個月後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則在 10 月的「十九大」中宣示，完成「祖國偉大統

一」乃國家發展的先決條件。

目前的情況是，堅持統一政策的中國是個強國，反對統一的台灣則屈居弱勢，是否問題終將透過武力解決？美國又是否將繼續扮演關鍵角色？

中國統一問題依舊充滿陰霾。

貳、獨立之演進與不同面向解讀

事實上，比起統一，獨立（或台灣獨立）乃是個更模糊且缺乏定義的一個詞語。對某些人來說，它意味「自主」或擁有主權（後者質疑台灣並未真正擁有）。根據一般國際法對於國家或主權的定義，包括擁有領土、人民、政府與對外關係，無論是否受質疑，台灣的確可以算是一個主權國家，問題是其意義何在？

對另一批人而言，他們強調的是台灣根據國際法擁有之自決「權利」；此一權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，已經成為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分。儘管此概念與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有關，但自決原則在過去確實並非如此普遍流行。

還有一些人，則單純就是為了反對統一。假使大家已經不談統一了，那麼獨立自然也就沒必要談了。

至於又一批人則主張，台灣應當成為一個新國家，亦即放棄「中華民國」，讓台灣就是「台灣」。不過，對此並非不存在質疑。如此則台灣將需要一部新憲法，但內容應該是甚麼？更別說台灣必須爭取全球的支持，包括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，說實話，這種結果的可能性實在太低了。

除此之外，獨立也被視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指標，特別在 2016 年大選後。包括蔡英文總統在內，民進黨領導人聲稱因為台灣已然

民主，人民自然可以決定台灣的未來。不過，對於國際政治中的弱勢行為者而言，決定自己命運似乎並不太容易，這往往是國際強權的專利；就台灣問題而言，意指中國和美國。這就是現實。

有人或許將台灣獨立（或訴求台灣獨立），將宣告戰爭直接劃上等號；如同中國在 2005 年通過反分裂法的暗示一般。最近似乎時間表正浮現出來，亦即中共建政百周年的 2049 年；但在此期間，有太多事情可能發生，尤其是國際關係層面。

最後，對某些主張者來說，如今訴求獨立之目的或與過去有所不同。如同一位台灣的美國友人最近指出的，目前許多支持者與 1976 年前大不相同，當時有些人甚至願意犧牲尊嚴乃至生命，即便得在牢中度過漫長歲月也毫不妥協，如今則許多人不過藉此做為政治事業的基礎，他們滿足於既有的生活，不願冒太多風險。

無論如何，過去那些追求台灣獨立人們的歷史既不容抹滅，也必須提及。

最初提倡獨立者聲稱，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不應該被「交給」蔣介石，致使它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，此一移交過程既屬非法也不該被認可。問題是，台灣本身並未準備好自治。在日本統治者陡然撤離該島後，並沒有任何地方官員負責接收。雖有人認為讓美國合併也是選項之一，事實是美國自己並無這種規劃。另一種可能是成為聯合國所屬的託管地或類似地位，但誰真的這麼規劃過？

無論如何，「台灣獨立運動」隨後成形，儘管其內部對獨立的戰略與戰術意見分歧，唯一的共識是反對國民黨統治並主張民主，要求落實多數統治。接下來，有的人主張台灣應自然民主化，於是留下來從事體制內抗爭，有的人則選擇遠走海外，主要落腳在美國或

日本，還有人則針對國民黨進行恐怖活動。對某些人來說，前兩種途徑似乎收效太慢，但第三條路則因謀劃刺殺在 1970 年訪問紐約的蔣經國，招致美國的反彈；既然美國已願意保障台灣的生存，使後者不受毛澤東統一政策的威脅，此一發展顯然並不正面。

於此同時，「獨立派」政客（意即不屬於國民黨）慢慢在台灣取得席位，至於受惠於蔣介石帶來經濟快速發展，也讓民主化運動取得一定進展。隨著中產階級在經濟成長下崛起茁壯，台灣最終或有機會選擇自己的路。無論如何，由於美國決定打「北京牌」來制約蘇聯，加上越戰逐漸陷入泥沼化，既使台灣成為 1960 年代全球權力平衡政治下的犧牲品，前述理想也遇到瓶頸。1972 年，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並簽署《上海公報》，表示不將挑戰由北京代表的「一個中國」原則，且未來將由台灣撤軍。據此，獨立已走向末路。

結果呢？其後，台灣在 1970 年代經歷了一場加速的民主化發展階段，許多非國民黨人團結在「黨外」的旗幟下參政，它也成為一個支持獨立的準政黨。接著，由於台灣緩慢的民主化似乎暗示無法找到捍衛主權之足夠外部支援，蔣經國在 1980 年決定承諾推動更開放且具競爭的選舉。此時，對多數台灣人民來說，獨立也經歷了一個「再定義」的過程，亦即目標從擺脫國民黨統治，轉而更重視與中國保持距離（或法理上脫離）。

1986 年，黨外政客共同宣布組建了民主進步黨。儘管當時組黨依舊屬非法行為，但蔣經國決定不加以干預，從而一方面使後者得以派出候選人參與當年大選，也讓許多觀察家開始從兩黨競爭角度來進行分析。

民進黨被視為支持獨立的政黨，此概念深植於其 DNA 當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它同時擁有左派與社會民主黨的影子，這讓它與美國

相對保守的共和黨分道揚鑣，而後者相較於其對手民主黨，長期站在比較傾向台灣的立場，在防衛議題上也堅定支持台灣。由此帶來了另一個矛盾。

無論如何，部分或因為其選戰經驗不足，民進黨在 1986 年選舉的表現並不如預期，獨立主張也不受到選民青睞。1989 年，民進黨在全國大選中取得顯著進展，開始有人預期其執政的可能性。許多該黨人士認為，取得政權將更有利於落實獨立主張。

雖然在蔣經國於 1988 年去世後，由於繼任的李登輝乃是台灣人，因此民進黨要求「外省人」還政於台灣人的主張不復存在，但它在 2000 年重拾此議題，並將陳水扁推向總統寶座。不過，陳水扁在獨立問題上面對一個困境，因為他繼續鼓勵台灣深化對中國的經濟依賴，這也讓在公開場合譴責陳水扁的中國官員，私底下其實對他印象不錯。

至於馬英九總統雖反對獨立，但過度傾統加上執政後期支持度低落，致使他的反獨最終帶來了反效果。最後，民進黨許多人雖主張獨立，但蔡英文似乎並不明顯，尤其在面臨中國反對而美國又支持「一個中國」的情況下，看來她比較傾向維持現狀。

參、現狀之變遷及其困境

維持現狀是台灣的第三個選項，也是在統一或獨立之外的唯一選項。從某個角度看來，它既可能是個最佳選擇，也暗示著某種和平路徑。

不過，維持現狀並非是種政策，甚至是種逃避決策的結果，既有某種「無為」概念，更想「無為而無不為」，目標是在沒有規劃的情況下，完成對於未來的規劃。其前提是，否定中國或美國可決定

台灣未來的現實，或假定他們只會抱持消極態度，但實際上中國並非如此。它也假定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著靜態僵持關係，不過事實也非如此。最後，有人認為因台灣不具地緣政治或戰略重要性，使得此種政策或可成功，這當然更非事實。更甚者，現狀政策（若它真算是種政策）在台灣、中國或美國都存在反對聲音，許多人都質疑它的持續性。

這告訴了我們甚麼呢？

二次戰後，美國將台灣交給了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。美國前此確實做過這個承諾；華府認為，既然日本從中國把它「偷走」，當然應該歸還給原持有者。儘管同時存在其他選項，美國政府仍在希望不介入國際議題的考慮下，讓部隊回家，並藉此履行在戰時做過的承諾。但中國隨後爆發內戰，被毛澤東擊敗的蔣介石轉進台灣；由於台灣再度與中國分離，現狀自此便已然改變。

如前所述，毛澤東在 1950 年決定武力入侵台灣以統一中國，但因韓戰爆發，美國改變了原先放棄蔣介石並對台灣「袖手旁觀」的政策，據此，杜魯門總統創造了一個新現狀。

在 1954-55 年間以及 1958 年，毛澤東兩度對國民黨所屬金馬外島展開攻擊，目的當然在擊敗蔣介石，但另一種看法是，毛澤東只想測試美國防衛台灣的決心；無論如何，由於美國的堅定支持，台海現狀也就繼續維持下去。

1972 年，儘管尼克森總統因決定拉攏中國以制衡蘇聯，從而終結了美國在前述現狀中的角色，但其實走得不太遠，直到卡特總統在 1978 年 12 月與中國簽署《建交公報》，並確認「世上只有一個中國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後，此一現狀終告結束。值得注意，美國國會在 1979 年初通過《台灣關係法》，從而一方面讓台灣至少在

美國眼中繼續擁有主權，也等於給了台灣一個選擇未來的權利。

事實上，美國進行的是一種「雙重嚇阻」，亦即同時阻止中國與台灣改變現狀，以保證「台灣問題」最終可和平解決。對許多觀察家而言，這意味著美國視角下的現狀可長期維繫。

陳水扁雖曾在 2000 年承諾不尋求獨立，但美國很快發現他其實言行不一，於是隨即指責他正危及現狀（從美國角度看來，也就是危及區域和平）。在陳水扁後續任期中，美國與其互動關係也每況愈下。2008 年，華府衷心歡迎馬英九的勝選，也以他不會危及台海現狀為前提，與其建立良好關係，但美國決策者隨後發現，馬英九似乎過於急切追求統一。接下來的事實是，馬英九的支持度持續呈現下滑，最終迎來又一次政黨輪替。

因此，當蔡英文成為民進黨候選人並宣示將維持現狀後，美國馬上調整對她以及民進黨的敵視立場。事實上，美國的新立場確實有助於他們在 2016 年大獲全勝。儘管如此，並非沒有人質疑蔡英文的現狀政策，例如馬英九和國民黨便認為她根本迴避定義，不過在打馬虎眼與玩迷糊仗。即便蔡英文自己的支持者，也質疑其現狀政策過於空泛，且無隻字提及台灣的未來，甚至認為她的政策其實跟馬英九沒兩樣。

中國的抨擊尤為激烈。中國官員質疑她拒絕「九二共識」的態度，後者讓雙方可各自定義「中國」，並藉此維繫台北和北京之經貿與其他聯繫，亦正因此共識，現狀才得以維持。據此，中國開始推動針對蔡英文的制裁，影響所及，政府支持度也開始下滑。

從前述所謂現狀的演進歷史看來，蔡英文的現狀政策看來既無法緩解兩岸緊張，也無法擘劃台灣的未來。

肆、中國崛起之現在及其發展

根據前述分析，看來這 3 個選項都無法保障台灣前途光明。那麼，是否還有其他選項呢？又或者，美中台三角關係中的 3 個行為者將如何回應呢？

許多年來，有人將構建「中華聯邦」(Chinese Commonwealth) 概念，視為解決台灣問題並避免台海戰爭的辦法之一；除「大英國協」提供某種案例外，包括聯邦、邦聯、聯盟、芬蘭化等，也都在概念參考選項內。儘管如此，所有的想法都受困於「主權問題」這個死結，因為這是一翻兩瞪眼的問題，要嘛有，要嘛沒有，完全不存在中間選項，何況雙方都沒有在此問題上讓步的跡象，情況只好繼續僵持。

或許，唯有在某種緊急或迫切的危機下，才能讓大家下決心做出某種選擇。由此，無論台灣的大陸政策或美國的台灣政策，看來陡然轉彎的可能性都不大，因為它們都未面對巨大壓力。從周邊國家或國際環境看來，亦暫時察覺不到此類壓力。

相對地，中國雖設定 2049 年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期限，距今還有 30 年以上的時間。儘管在此之前，一切可依舊如常，但中國的情況顯然相對複雜，美中關係可能面臨重大調整，國際政治與世界秩序內涵也不可能一成不變。

若從另一角度視之，目前中國尚未浮現以積極作為促統之強烈動機。在 2016 年大選後，北京將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列為某種例外，但其實她並未完全否定此概念，只不過更強調現狀政策。儘管雙方的差距並不遠，中國領導人仍鎖定關切民進黨黨章中有關推動獨立之條款，於此同時，部分民進黨人士也認真地思考如何擺脫此一問題。更重要的是，蔡總統聲稱她將依據憲法行事，而台灣的憲

法其實包含了「一中」精神，中方領導人對此了然於胸。既然台灣暫時沒有修憲可能，憲法也成為推動獨立之障礙。

中國領導人也明白，他們雖擔憂日本或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台灣獨立，其實可能性並不高。日本不太可能獨立於美國之外，自行其是，且其軍事實力較之中國仍有不足，別說日本有賴於中國以振興經濟，其國際影響力也依舊有限。其次，川普總統雖曾說未必接受一中原則，實則美國的台灣政策迄今未變。一般認為，其說詞不過是種談判技巧罷了，例如在 4 月份的川習會中，便根本未提台灣問題。在川普總統 11 月的亞洲行中情況依然：台灣還是沒被列入川普的議程裡頭。

由此，我們或可回溯歐巴馬上台初期；當時歐巴馬也曾玩弄過所謂「棄台」議題，他的支持者提供了不少台灣不值得繼續防衛的好理由，聲稱美國人民反對繼續以武力保護台灣，並建議美國應該停止介入中國內戰。不料，歐巴馬隨即來個政策大轉彎，宣稱將「重返亞洲」（後改稱亞太再平衡），並以推動 TPP 作為其經濟支柱。這些政策顯然有「反中」之潛在暗示，而中國領導人也指出這是種試圖圍堵中國之非理性嘗試。

無論如何，這些政策若非失敗，便是最終夭折。在歐巴馬政府告終時，美中關係並沒有比尼克森時期之前更糟。當前美中互動十分地緊密，雙邊會晤既友善又具建設性，至少表面上行禮如儀。川普總統讓孫女吟唱與背誦中國詩歌去取悅習近平，至於中國則在媒體上將川普視為無上貴賓。

於此同時，川普也讓大家明白，他瞭解中美必須合作，否則全球金融秩序將崩潰，國際貿易將停滯不前，核武擴散將會失控，處理環境問題的努力終將失敗，別說其他可能更嚴重的挑戰；因此維

繫美中關係至為重要。表面上，中方也明白這一點。因此，我們既不能說台灣的未來沒有危機，至少必須從長期趨勢與可能原則之浮現來加以觀察。

根據目前針對中國之資訊與預測，它既已然是個經濟巨人，且可見的未來還會繼續壯大。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製造國家、最大貿易國家，並持有最多外匯儲備。除此之外，中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若依購買力平價計算，更可能名列首位。10年以內，中國或將在所有數據領先群倫。根據世界經濟論壇估計，中國在2017-19年間將佔全球GDP成長的35.2%，美國僅貢獻中國一半的17.9%，歐洲甚至只有7.9%；此外，日本約1.5%，俄羅斯約1%。

中國的「帶路倡議」(Belt and Road Initiative, BRI)希望透過「新現代絲路」與海上絲路，將它與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連在一起，內容涵蓋60個國家與大量資本投入，預估在完成前至少得投入4兆美金以上(若與美國曾推動過的馬歇爾計畫相比，後者換算成現代幣值約1000億美金)。此倡議已然動搖既存的雙元金融世界(跨大西洋與東亞中心)，未來不但可能將中國推向新中心，它更可能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重要之驅動來源。

以繼續更新與現代化自身經濟作為基礎，前述倡議或將使中國成為全球巨人。相關數據非常多，例如：相較中國每年投入17-18%資本到研發工作上，歐洲、日本與美國僅約2-3%；中國是全球最大專利註冊國、最大機器人與太陽能產業投資國，在人工智能、超級計算機(有人認為這將決定未來全球權力分配狀況)與微支付等許多方面也都居於領先地位。

美國在2017年迎來顯著的經濟復甦，股市蒸蒸日上，就業情況與其他經濟指標也都相當正面；這既讓其人民變得更有自信，亦促

使華府追求更具活力之對外政策。不僅對美國的軍力估算不再如過去悲觀，其國防開支成長率甚至高於中國。一度在西方媒體與美國學界甚囂塵上，關於中國軍力將超趕美國之論調不再有說服力。美國的國防預算是中國的 3 倍以上，擁有全球數百座海外基地，而中國迄今只有一個。更別提美國還有一堆軍事盟邦，中國則相對只有一個攻守同盟條約，且對象還是北韓。從軍事角度來說，中國若想追過美國，至少得花 10 年，或許約 20 年，甚至更久。

伍、台灣的未來？

由此或可得出一個有道理的推論，亦即未來中國或將掌管全球經濟事務（美國居次），美國則繼續擁有軍事霸權（中國居次），至於其他潛在強權（歐洲、俄羅斯、日本、印度）則暫時還上不了檯面，他們若非遠遠落後，便是在經濟或軍事方面無法突破。在可見的未來，此一趨勢恐怕難以改變。可以這麼說，國際政治將走向以中國和美國為主的兩極結構。

台灣的領導者是否注意到這些發展？或思考過如何去面對？

即便經濟成長被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超趕，台灣由政府官員與民進黨領導者，幾乎仍鎮日沉浸於台灣「美好民主體制」與中國「邪惡威權政體」之對比，全力追求社會、經濟與各種形式之平等（儘管因此導致人才大量外流，尤其轉投中國），將進步主義作為政權之主流意識形態，宣揚少數與同性權利，至於軍方則成為政府標靶與媒體笑柄，戰鬥力不斷退化。在綠能當道之餘，企業紛紛憂心未來能源是否能有效供應。但民進黨人士只專注於推倒蔣介石銅像，並更改建築物名稱以落實轉型正義，完全無視於其觀光效益與對台灣經濟之可能貢獻。

政府官員與親民進黨媒體指稱，與中國之經濟連結將為台灣經濟帶來負面影響，但此種說法與其他國家經濟學者與專家的看法不盡相同。於此同時，他們對於台灣主要尖端產業愈來愈依賴經由中國之生產鏈，以及中國對台灣主要企業市場之侵蝕等，則關心相對有限。

除此之外，台灣政府與執政黨對川普政府深懷疑慮；蔡總統曾公開支持希拉蕊，甚至歡迎其競選團隊來台灣募款，期盼在台灣與美國同時出現女性總統。民進黨官員及其友好媒體曾不止一次批評川普，多數直接援引西方自由派媒體的看法。事實上，確實曾有人擔心此舉是否將危及台灣依賴美國之狀況。更重要的是，對於華府抱怨台灣國防支出不足，尤其沒有兌現將國防預算提升至 GDP 的 3% 以上，台灣似乎並不以為意。這不禁讓美國官員擔心：「假使連台灣都不投資自我防衛，我們又該做些甚麼？」

儘管部分「外國顧問」加上台灣名嘴（多數為少壯左派）的推波助瀾，一定程度深化了「反中」與「反川普」傾向，但他們恐怕也是第一批跳船者。事實上，許多觀察家也承認，他們的發言在回家後或將迅速遭到遺忘，至於他們的母國（美國除外）在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時，恐怕也難有作為。

當台灣思考著自己的未來時，相較某種嚴重的幻覺正四處瀰漫中，其經濟未來（至少若聚焦於正成長）與中國密不可分，戰略安全則掌握在川普政府手中。這些都是無可迴避的現實。

對此，或許台灣的領導者與多數人民都必須回學校重修現實主義學分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看到台灣的未來。

（翻譯：劉泰廷）

